

特稿@柏林

藝術是自由的女兒——柏林戲劇節

Berliner Festspiele 2019

德國戲劇協會統計，德國共有73個戲劇節、143家國立市立劇院以及218家私人劇院，每年上演劇目逾千，戲劇發展蓬勃多元。每年五月舉行的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更是世界三大戲劇節之一，主要以德語區（德、荷、奧、瑞）的劇場作品為觀賞起點，在十多天的展演時間裡，把「十大劇作」設置為年度演出，重點推出全球表演藝術市場。

「十大劇作」其中2017的Milo Rau《五段小品》（Five Easy Pieces），於2018年年底香港國際黑盒劇場公演；2018的Christopher Rüping《夜半鼓聲》（Drums in the Night）亦新鮮熱辣在2019年年初登陸台灣國際藝術節。與其他兩大戲劇節（按：法國阿維儂戲劇節Le Festival d'Avignon、蘇格蘭愛丁堡藝術節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都有點不一樣，柏林戲劇節特別標舉「專業推介」——由大會七位劇場評論人組成評審團，從65個德語城市、418個劇作，選出39齣納入「最具標誌性」（Remarkable）十大劇作的提名和討論。劇評人（每人觀看94至121齣）的專業眼光，為柏林戲劇節的藝術水平把關和定調，帶領觀眾探索歐洲先鋒劇場的種種可能，堪為全球表演藝術界的先驅。

文：梁偉詩 圖片由柏林戲劇節提供

柏林戲劇節2019的Prof. Monika Grütters在致歡迎辭時開宗明義——藝術是自由的女兒。在世界局勢、國際關係、文化走向都瞬息萬變的今天，藝術表達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言說空間等普世價值，就顯得無比重要。2019年為柏林圍牆被推倒三十周年，表演藝術站在歷史的轉折點，柏林戲劇節2019就是一面鏡子，映照並重新思考各種問題。包括人道主義、東西文化的交融在今天的意義；數碼媒體、敘事方法、後網絡文化如何影響當代文化，在劇場舞台上交織。

作為全球矚目的劇場盛事，柏林戲劇節過去15年皆由the Federal Cultural Foundation支持舉辦，吸引世界各地劇場工作者雲集，觀演之餘亦參與各式各樣交流活動。尤其Stückemarket's festival programme（一譯「劇本市集」）延續過往不輟發掘、扶植新創作人的傳統，本屆進一步把劇本市集開放，歡迎全球投稿。另一方面，以論壇形式舉行的Burning Issues meets Theatertreffen，着力歸納晚近德語劇場的創作特點，探索表演藝術的未來。論壇設有不同的專題和層次的討論，探討特別受關注的議題，如女性、新移民等，部分講座甚至專門以

青少年為對象。對於向隅的觀眾，柏林戲劇節也安排Public Viewing，在城市公共空間（場地坐落市中心，如Potsdamer Platz等）播放「十大劇作」其中三部，一時間戲劇節如水銀瀉地，滲透柏林的每一個角落——明顯地，柏林戲劇節2019致力檢視自身扮演的歷史角色、積極推廣藝術教育、培養表演藝術的討論空間，創建出表演藝術的普及平台、與世界接軌的視野及高度。

最具標誌性的劇藝

事先張揚的「十大劇作」，早在開節前已於官網公告評語，「最具標誌性」意味着德語劇場不論形式和內容的在地發展縮影。2019就有Simon Stone的《史特林堡酒店》（Hotel Strindberg）、Christopher Rüping《酒神之城》（Dionysos Stadt (Dionysos City)）、David Foster Wallace《無盡的玩笑》（Unendlicher Spaß (Infinite Jest)）、《來自霧機廠的女孩》（Girl from the Fog Machine Factory）、《假面》（Persona）、《清唱團》（Oratorium (Oratorio)）、《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Erniedrigte und Beleidigte (The Insulted and Humiliated)）、

《偽君子》（Tartuffe oder das Schwein der Weisen (Tartuffe)）、《惡童日記》（Das große Heft (The Notebook)）、《寄宿學校》（Das Internat (The Boarding School)）。

開幕之作《史特林堡酒店》，把舞台一變而為一所酒店橫切面，呈現種種人物關係固然匠心獨運。萬眾矚目的十小時現代希臘神話馬拉松《酒神之城》，通過現代人的思想感情和價值觀，重新詮釋耳熟能詳的幾個希臘神話。第一幕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第二幕國王阿伽門農與英雄阿喀琉斯、第三幕殺母的厄勒克特拉和俄羅斯忒斯，最終以球王施丹作結。第一節的普羅米修斯是棟篤笑形式的集體遊戲，盜火的普羅米修斯被吊上半空，不斷被噴白色液體，終成古希臘人像模樣。第二節搖滾音樂會，隨着音樂到激動處，瓷磚砌成的video wall直接被碎成遍地磚瓦。第三節livefeed偷情直播，瘋狂邀請觀眾上台參加派對，舞台上人人飲酒調笑，裸男走來走去。《酒神之城》所實踐的乃是古希臘戲劇與節慶共治一爐的狂歡世界，最後歸結2006年世界盃決賽的悲劇英雄施丹，當年決賽就在柏林舉行。貪歡一晌，太陽照常升起，悲劇才是英雄的墓誌銘。十小時劇場要展

現的，不光是舞台空間的變化，還有時間。舞台是時光機，將悲劇壓縮於一瞬，笑一笑已蒼老。

德累斯頓劇團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改編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說。近三小時都在舞台前沿抽象展演「被欺負和被侮辱」的場景，女孩被蹂躪、住院老人毫無尊嚴地被脫光衣服。舞台盡處白牆/白畫布上，由開場已從零開始「繪畫」瞪着空洞無助大眼睛的孤女肖像，終幕完成。大眼睛直視觀眾心底，悲慘世界的無間地獄，只是舞台盡處黑白潑墨巨畫的註腳。至於巴塞爾劇院的《偽君子》，幾乎完全逆反莫里哀筆下「偽君子」的設定。中休前嫋嫋來遲的偽君子Tartuffe，造型是一頭豬，也是一位性愛達人，把奧爾恭一家的女眷哄得欲仙欲死。拆穿西洋鏡時Tartuffe大聲恥笑這個家庭的偽善，迷戀肉體歡愉，信教只是交易，活該要交點學費。《偽君子》的旋轉舞台及livefeed的設置，使得觀眾在玩具屋般不同角度的偷窺和揭秘得以可能，現場的搖滾樂手唱詞旁述故事或吐露心聲。劇終眾人抒情聲中fade out，人生苦短如走馬燈，誰不是快樂的豬？



■《酒神之城》
(Dionysos Stadt) © Julian Baumann



■《偽君子》(Tartuffe oder das Schwein der Weisen) © Theater Basel / Priska Ketterer



■《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Erniedrigte und Beleidigte) © Sebastian Hoppe

今日戲劇

著名表演藝術策展人李立亨曾謂，按照柏林戲劇節的標準，中國話劇多不是「今日戲劇」。德語劇場不少已擺脫為劇本服務這個相當「話劇」的操作，「表演藝術」(performance art)與「行為藝術」(happening)的邊界亦愈來愈模糊。柏林戲劇節重頭戲「十大劇作」的選拔，很早就反映出這個趨勢。另一方面，歐洲藝術節的視野中，營運者與專業評論人，並非一般認知上的食物鏈環節：前者是搞手，後者大力宣傳、動員觀眾。相反，柏林戲劇節示範了兩者如何同樣站在專業角度和高度，思考「藝術與人」的關係，讓專業審美判斷，打開觀眾的眼睛。目前「柏林戲劇節在中國」如箭在弦，長足深入柏林戲劇節的文化肌理，考察其藝術取向及思考脈絡，毋寧是華語藝評人當前的任務和挑戰。

那一夜，我看見布魯赫納的入口

港樂（HKPhil）最近換了新行政總裁（霍品達，Benedikt Fohr），本以為是好開始，沒想到霍先生一上場便手起刀落，將藝術策劃總監林丰的合約中止了。林丰事後在報上推測，原因是少數樂師不滿他引入Max Richter之類的「非古典經典」作品。

港樂的節目編排向來偏於保守，跟本地文化圈亦甚少扣連，林丰事件後相信樂團又會退回以往路線。其實作為普通樂迷，我不太介意曲目保守；我反而看不過眼她不太願意為高水準的香港音樂人提供機會。譬如張瑋晴和陳以琳（兩人在2019/2020新樂季都有節目），港樂以前並不重視她們，而是一直等，等到她們在外地取得佳績了，才願意認真地feature她們；作為立足香港四十多年、規模最龐大的樂團，這樣做是否太無擔待？

平心而論，過去七年港樂在梵志登樑下突飛猛進，但管理層卻有時甚為懶散鬆弛，只依靠梵志登作為「唯一賣點」。

五月初（5月3日），我去聽梵志登指揮布魯赫納（Anton Bruckner）第七交響曲，現場空席甚多，我不禁想：難道大家已聽膩了梵志登？布魯赫納自然不如馬勒旺場，但梵志登的捧場客，理應知道布魯赫納也是其拿手好戲吧？主打布魯赫納的音樂會空位連連，我唯一想到的理由就是大家聽膩了。希望港樂管理層不要忽視這個問題。

音樂會上半场，賓尼亞堤菲莉（Khatia Buniatishvili）彈的莫扎特協奏曲實屬普通（反而完場時她不斷在台上派飛吻令人忘不了；這位美女超技派真是甚懂「造星」竅門）。終於來到下半场的布魯赫納《E大調第七交響曲》。首樂章第一主題，是大提琴主奏的旋律，小

提琴以微弱震音襯托着。不過是模拙的主音分解和弦（do-so、do-so-do-me'-so'），不旋踵卻已把聽者籠罩在莊嚴凝重氛圍之中。

港樂大提琴組最擅長情感營造，主題拉得飽滿沉着，猶如冬日晨光。人們對於布魯赫納音樂的看法通常很兩極化。有人認為這種欲言又止、介乎斷氣與不斷氣間的音樂令人大疲憊；但已找到入口進入布魯赫納世界的人卻會斬釘截鐵告訴你：這是極神秘迷人的音樂境界。

我想說的是，梵志登正是通向這秘境的「入口」。梵志登是公認的布魯赫納專家，2012年於英國逍遙音樂節（BBC Proms）指揮布魯赫納位列第八，已被盛讚「對結構的掌握和樂曲的理解可媲美卡拉揚、海廷克（Haitink）等布魯赫納演繹大師」。但唯有在現場聽一次，你才會明白他的布魯赫納有多動人。

這一晚，梵志登把港樂的潛質發揮得淋漓盡致。第一樂章最難掌握的是長時間的漸強以及頻繁的音量與情緒突變。那種能量不斷積累、將爆未爆的延宕和燃燒感，梵志登把握得好極了。

當定音鼓輕輕響起，圓號重又吹起第一主題時，樂曲即在恢宏澎湃中結束，第二樂章「慢板」隨即淡入；這是又一次典型的布魯赫納式反高潮。

慢板樂章使用了四支華格納大號（Wagner tubas），是作曲家對病危的華格納的敬意。這也是我最喜歡的樂章，特別是那迴環往復的主題，猶如沒法疏解的心結，纏得越來越緊。銅管部音色渾厚、音量驚人，萬馬奔騰般的金



■《梵志登與賓尼亞堤菲莉》音樂會現場。
攝影：Ka Lam Hong/港樂

戈之音把在座者無縫地包圍起來，我想唯有「亢奮」二字足以形容當時感受。而且這是最名貴的音響也達不到的live surround sound效果。

心結一直沒解開，但作曲家突然又改弦易轍，進入溫柔的第二主題……

雖然很多人嫌布魯赫納太長太悶，但他的音樂卻挺適合現代人聽；那種沒法拆解、沒法closed file的牽扯凌虐，跟我們「總找不到出路」的心情不是很像嗎？

樂曲來到尾聲，沉醉在布魯赫納世界的我在心裡問：「可以這樣一直奏下去嗎？」聽音樂會多年，還是第一次期盼音樂會永遠不會完。

這個樂季，梵志登指揮了三場馬勒（第二、七和九），但或許是聽慣了他的馬勒風格，反不如這場布魯赫納震撼。記得四年前訪問梵志登時，他揚言要為港樂塑造「油畫般的音色」。聽他指揮布魯赫納，我才真切感受到他欲追求的濃稠與厚重是怎麼回事。能夠引領着聽眾，在千迴百轉的布魯赫納世界遊走整整一個小時而沒有「掉隊」的感覺，這是梵最厲害之處。期望下次他再指揮布魯赫納時（可惜下季沒有），能有更多人在現場感受這一流領隊的魔力。
文：默泉

藝粹短訊 ▶ 賀國慶暨慶回歸 香港弦樂團奏響「永恒的梁祝」

6月29日，香港弦樂團呈獻「國慶七十年暨慶回歸音樂會——永恒的梁祝」音樂會，吸引超過1,000名觀眾入場欣賞。音樂會由國際知名小提琴家姚珏擔任小提琴獨奏，細膩演繹《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現場觀眾反應熱烈。樂團特別邀請獲《費城詢問報》譽為「擁有令人吃驚的指揮才能」的廖國敏擔任指揮，並聯動香港優秀音樂青年，賦予《梁祝》當代靈魂，傳承雋永經典。在國慶70年這舉足輕重的時刻，寫下屬於這時代音樂家的重要一章。而在音樂會的酒會上，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JP、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GBS, JP、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长聶德權JP、立法會主席梁君彥GBS, MBE, JP等人共同出席慶賀。



■著名小提琴家姚珏演繹《梁祝》小提琴協奏曲。

獨有偶，今年亦是國家成立70年。青年是國家的希望和未來，香港弦樂團一直為香港青年搭建專業平台，在這個重要的時刻，與青年同慶同行，奏起時代光輝，意義深遠。」

展望未來，香港弦樂團將繼續透過不同的演出與活動，為香港年輕音樂家搭建平台。計劃更將會繼續走訪大灣區及推動「一帶一路之行」，前往歐亞地區，以及走訪內地古今絲綢之路重鎮交流巡演，擴大與不同地區的合作與深度。

周末好去處

「吉卜力的動畫世界」特展 優先體驗區

「吉卜力的動畫世界」特展即將於8月至11月襲港！展覽由吉卜力工作室設計，日本團隊親赴香港監督，以手繪壁畫的方式，為展區的牆壁地面上上色校色，加上燈光、音效、影像、錯視原理，帶給大家恍若置身電影中的恢宏感覺。而為迎接展覽開幕，展覽的冠名贊助商富衛香港（富衛），聯同吉卜力工作室，攜手將1881公館打造成「吉卜力優先體驗區」，將展出包括最受歡迎的《天空之城》、《龍貓》、《魔女宅急便》、



《千與千尋》、《哈爾移動城堡》、《崖上的波兒》等花藝裝置作品，加上首次在港舉辦的《輝耀姬物語》珍貴手稿展。由即日起，公眾及遊客可率先體驗吉卜力的電影世界，全城迎接吉卜力的到來。
日期：即日起至8月31日
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